

文档信息

宋書

057 / 100

33 段 9157 字

304 种 623 个标注

繁体中文

列傳第十七 宋書 057 卷五十七

[標] 沈約

史部 / 正史 / 二十四史 / 宋書 / 057 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

本篇关键词

纪年

元嘉二年[425] 1

泰始二年[466] 1

泰豫元年[472] 1

地点

彭城 4

郢州 3

揚州 3

人物

興宗 83

義恭 13

安都 9

師伯 8

玄謨 7

皇子 7

高祖 6

慶之 5

文官

尚書 15

侍中 9

司徒 8

太尉 6

僕射 5

常侍 5

尚書令 4

長史 4

武官

領軍 7

都督 4

大司馬 3

其他

班次 3

肉刑 2

祕書監 2

←056 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

目錄

058 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→

0 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

1 蔡廓

2 蔡廓字子度，濟陽考城人也。曾祖謨，晉司徒。祖系，撫軍長史。父綝，司徒左西屬。

3 廓博涉群書，言行以禮。起家著作佐郎。時桓玄輔晉，議復肉刑，廓上議曰：「夫建封立法，弘治稽化，必隨時置制，德刑兼施。貞一以閑其邪，教禁以檢其慢，灑湛露以膏潤，厲嚴霜以肅威，晞風者陶和而安恬，畏戾者聞憲而警慮。雖復質文迭用，而斯道莫革。肉刑之設，肇自哲王。蓋由曩世風淳，民多惇謹，圖像既陳，則機心冥戢，刑人在塗，則不逞改操，故能勝殘去殺，化隆無為。季末澆偽，法網彌密，利巧之懷日滋，恥畏之情轉寡，終身劇役，不足止其姦，況乎黥劓，豈能反其善，徒有酸慘之聲，而無濟治之益。至於棄市之條，實非不赦之罪，事非手殺，考律同歸，輕重均科，減降路塞，鍾、陳以之抗言，元皇所為留愍。今英輔翼讚，道邈伊、周，雖閉否之運甫開，而遐遺之難未已。誠宜明慎用刑，愛民弘育，申哀矜以革濫，移大辟於支體，全性命之至重，恢繁息於將來。使將斷之骨，荷更榮於三陽，干時之華，監商飆而知懼。威惠俱宣，感畏偕設，全生拯暴，於是乎在。」

4

遷司徒主簿^文，尚書^文度支殿中郎^文，通直郎^文，高祖^宋太尉^武參軍，司徒屬^文，中書^文、黃門郎^文。以方鯁閑素，為高祖^宋所知。及高祖^宋領兗州^地，廓為別駕從事史^文，委以州任。尋除中軍^武諮議參軍^武，太尉^武從事中郎^武。未拜，遭母憂。性至孝，三年不櫛沐，殆不勝喪。服闋^武，相國府復板為從事中郎^武，領記室。宋臺建，為侍中^文，建議以為：「鞠獄^法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，虧教傷情，莫此為大。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，無乞鞠^法之訴，便足以明伏罪，不須責家人下辭。」朝議咸以為允，從之。

5 世子^宋左衛率^武謝靈運^武輒殺人，御史中丞^文王准之坐不糾免官^仕，高祖^宋以廓剛直，不容邪枉，補御史中丞^文。多所糾奏，百僚震肅。時中書令^文傅亮^武任寄隆重，學冠當時，朝廷儀典，皆取定於亮，每諮廓然後施行。亮意若有不同，廓終不為屈。時疑揚州刺史^文廬陵王^宋義真^武朝堂班次^禮，亮與廓書曰：「揚州^地自應著刺史^文服耳。然謂坐起班次^禮，應在朝堂諸官上，不應依官次坐下。足下試更尋之。詩序云：『王姬下嫁於諸侯，衣服禮秩，不係其夫，下王后一等。』推王姬下王后一等，則皇子^宋居然在王公之上。陸士衡^武起居注^武，式乾殿集，諸皇子^宋悉在三司上。今抄疏如別。又海西即位赦文，太宰武陵王^宋第一，撫軍將軍^武會稽王^宋第二，大司馬^武第三。大司馬^武位既最高，又都督^武中外，而次在二王之下，豈非下皇子^宋邪。此文今具在也。永和中，蔡公為司徒^文，簡文為撫軍^武開府，對錄朝政。蔡為正司，不應反在儀同之下，而于時位次，相王在前，蔡公次之耳。諸例甚多，不能復具疏。揚州^地反乃居卿君之下，恐此失禮，宜改之邪。」廓答曰：「揚州^地位居卿君之下，常亦惟疑。然朝廷以位相次，不以本封，復無明文云皇子^宋加殊禮。齊獻王為驃騎，孫秀來降，武帝^宋欲優異之，以秀為驃騎，轉齊王為鎮軍，在驃騎上。若如足下言，皇子^宋便在公右，則齊王本次自尊，何改鎮軍，令在驃騎上，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。又齊王為司空^文，賈充為太尉^武，俱錄尚書^武署事，常在充後。潘正叔奏公羊^武事，于時三錄，梁王彤為衛將軍^武，署在太尉^武隴西王^宋泰、司徒^文王玄沖下。近太元初，賀新宮成，司馬太傅^文為中軍^武，而以齊王柔之為賀首。立安帝^宋為太子^宋，上禮，徐邈為郎，位次亦以太傅^文在諸王下。又謁李太后^宋，宗正^武尚書^武符令以高密王為首，時王東亭^武為僕射^武。王、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。足下引式乾公王，吾謂未可為據。其云上出式乾，召侍中^文彭城王^宋植、荀組、潘岳、嵇紹、杜斌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，在三司之上，反在黃門郎^文下，有何義？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^武梁王彤、車騎趙王倫^武，然後云司徒^文王戎耳。梁、趙二王亦是皇子^宋，屬尊位齊，在豫章王^宋常侍^武之下，又復不通。蓋書家指疏時事，不必存其班次^禮；式乾亦是私宴，異於朝堂。如今含章西堂，足下在僕射^武下，侍中^文在尚書^武下耳。來示又云曾祖^武與簡文對錄，位在簡文下。吾家故事則不然，今寫如別。王姬身無爵位，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為尊。皇子^宋出任則有位，有位則依朝，復示之班序^禮。唯引泰和赦文，差可為言。然赦文前後，亦參差不同。太宰上公，自應在大司馬^武前耳。簡文雖撫軍^武，時已授丞相^武殊禮，又中外都督^武，故以本任為班，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。今護軍^武總方伯，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^武下，足下復思之。」

6 遷司徒左長史^文，出為豫章太守^文，徵為吏部尚書^武。廓因北地傅隆^武問亮：「選事若悉以見付，不論；不然，不能拜也。」亮以語錄尚書^武徐羨之^武，羨之^武曰：「黃門郎^文以下，悉以委蔡，吾徒不復厝懷；自此以上，故宜共參同異。」廓曰：「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也。」遂不拜。干木，羨之^武小字^武也。選案黃紙，錄尚書^武與吏部尚書^武連名，故廓云「署紙尾」也。羨之^武亦以廓正直，不欲使居權要，徙為祠部尚書^武。

7 太祖^宋入奉大統，尚書令^文傅亮^武率百僚奉迎，廓亦俱行。至尋陽^地，遇疾，不堪前。亮將進路，詣廓別，廓謂曰：「營陽^地在吳，宜厚加供奉。營陽^地不幸，卿諸人有弑主之名，欲立於世，將可得邪。」亮已與羨之^武議害少帝^宋，乃馳信止之，信至，已不及。羨之^武大怒曰：「與人共計議，云何裁轉背，便賣惡於人。」及太祖^宋即位，謝晦^武將之荊州^地，與廓別，屏人問曰：「吾其免乎？」廓曰：「卿受先帝^宋顧命，任以社稷^禮，廢昏立明，義無不可。但殺人二昆，而以之北面，挾震主之威，據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為難也。」

- 8 廓年位並輕，而為時流所推重，每至歲時，皆束帶到門。奉兄軌如父，家事小大，皆諮而後行，公祿賞賜，一皆入軌，有所資須，悉就典者請焉。從高祖[㊟]在彭城[㊟]，妻郗氏書求夏服，廓答書曰：「知須夏服，計給事[㊟]自應相供，無容別寄。」時軌為給事中[㊟]。元嘉二年^[425]，廓卒，時年四十七。高祖[㊟]嘗云：「羊徽[㊟]、蔡廓[㊟]，可平世三公。」少子興宗[㊟]。
- 9 興宗[㊟]年十歲失父，哀毀有異凡童。廓罷豫章郡[㊟]還，起二宅。先成東宅，與軌，廓亡而館宇未立，軌罷長沙郡[㊟]還，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。興宗[㊟]年十歲，白母[㊟]曰：「一家由來豐儉必共，今日宅價不宜受也。」母悅而從焉。軌有愧色，謂其子淡曰：「我年六十，行事不及十歲小兒。」尋喪母。
- 10 少好學，以業尚素立見稱。初為彭城王[㊟]義康[㊟]司徒[㊟]行參軍[㊟]，太子舍人[㊟]，南平穆王[㊟]冠軍參軍，武昌太守[㊟]。又為太子[㊟]洗馬，義陽王[㊟]友，中書侍郎[㊟]。中書令[㊟]建平王[㊟]宏、侍中[㊟]王僧綽[㊟]並與興宗[㊟]厚善。元凶弒立，僧綽[㊟]被誅，凶威方盛，親故莫敢往，興宗[㊟]獨臨哭盡哀。出為司空[㊟]何尚之[㊟]長史[㊟]，又遷太子中庶子[㊟]。
- 11 世祖[㊟]踐阼，還先職，遷臨海太守[㊟]，徵為黃門郎[㊟]，太子中庶子[㊟]，轉游擊將軍[㊟]，俄遷尚書吏部郎[㊟]。時尚書[㊟]何偃[㊟]疾患，上謂興宗[㊟]曰：「卿詳練清濁，今以選事相付，便可開門當之，無所讓也。」轉司徒左長史[㊟]，復為中庶子[㊟]，領前軍將軍[㊟]，遷侍中[㊟]。每正言得失，無所顧憚，由是失旨。竟陵王[㊟]誕據廣陵城[㊟]為逆，事平，興宗[㊟]奉旨慰勞。州別駕[㊟]范義興[㊟]素善，在城內同誅。興宗[㊟]至廣陵[㊟]，躬自收殮，致喪還豫章[㊟]舊墓，上聞之，甚不悅。廬陵內史[㊟]周朗[㊟]以正言得罪，鎖付寧州[㊟]，親戚故人，無敢瞻送，興宗[㊟]在直，請急，詣朗別。上知尤怒。坐屬疾多日，白衣領職。尋左遷[㊟]司空[㊟]沈慶之[㊟]長史[㊟]，行兗州[㊟]事，還為廷尉卿[㊟]。
- 12 有解士先者，告申坦[㊟]昔與丞相[㊟]義宣[㊟]同謀。時坦已死，子令孫[㊟]時作山陽郡[㊟]，自繫廷尉[㊟]。興宗[㊟]議曰：「若坦昔為戎首，身今尚存，累經肆眚，猶應蒙宥。令孫[㊟]天屬，理相為隱。況人亡事遠，迫相誣訐，斷以禮律[㊟]，義不合關。若士先審知逆謀，當時即應聞啟，苞藏積年，發因私怨，況稱風聲路傳，實無定主，而干黷欺罔，罪合極法。」又有訟民嚴道[㊟]恩等二十二人，事未洗正，敕以當訊，權繫尚方。興宗[㊟]以訟民本在求理，故不加械，即若繫尚方，於事為苦。又司徒[㊟]前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[㊟]還職司十一人，坐仲良鑄錢不禽，久已判結。又送郡主簿[㊟]丘元敬等九人，或下疾假，或去職已久。又加執啟，事悉見從。
- 13 出為東陽太守[㊟]，遷安陸王[㊟]子綏[㊟]後軍長史[㊟]、江夏內史[㊟]，行郢州[㊟]事。徵還，未拜，留為左民尚書[㊟]。頃之，轉掌吏部[㊟]。時上方盛淫宴，虐侮群臣，自江夏王[㊟]義恭[㊟]以下，咸加穢辱，唯興宗[㊟]以方直見憚，不被侵媒。尚書僕射[㊟]顏師伯[㊟]謂議曹郎王耽之曰：「蔡尚書[㊟]常免昵戲，去人實遠。」耽之曰：「蔡豫章[㊟]昔在相府，亦以方嚴不狎，武帝[㊟]宴私之日，未嘗相召，每至官賭，常在勝朋。蔡尚書[㊟]今日可謂能負荷矣。」

大明末，前廢帝即位，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，應須策文，義恭曰：「建立儲副，本為今日，復安用此。」興宗曰：「累朝故事，莫不皆然。近永初之末，營陽王即位，亦有文策，今在尚書，可檢視也。」不從。興宗時親奉璽綬，嗣主容色自若，了無哀貌。興宗出謂親故曰：「魯昭在戚而有嘉容，終之以鬻結大臣，昭子請死。國家之禍，其在此乎。」時義恭錄尚書事，受遺輔政，阿衡幼主，而引身避事，政歸近習。越騎校尉戴法興、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，威行近遠。興宗職管九流，銓衡所寄，每至上朝，輒與令錄以下，陳欲登賢進士之意，又箴規得失，博論朝政。義恭素性恒撓，阿順法興，常慮失旨，聞興宗言，輒戰懼無計。先是大明世，奢侈無度，多所造立，賦調煩嚴，徭役過苦。至是發詔，悉皆削除，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，皆被毀壞，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，凡諸制度，無或存者。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：「先帝雖非盛德主，要以道始終。三年無改，古典所貴。今殯宮始徹，山陵未遠，而凡諸制度興造，不論是非，一皆刊削。雖復禪代，亦不至爾。天下有識，當以此窺人。」師伯不能用。

- 15 興宗每陳選事，法興，尚之等輒點定回換，僅有在者。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：「主上諒闇，不親萬機，而選舉密事，多被刪改，復非公筆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。」王景文、謝莊等遷授失序，興宗又欲為美選。時薛安都為散騎常侍、征虜將軍，太子左率殷恒為中庶子。興宗先選安都為左衛將軍，常侍如故；殷恒為黃門，領校。太宰嫌安都為多，欲單為左衛，興宗曰：「率衛相去，唯阿之間。且已失征虜，非乃超越，復奪常侍，頓為降貶。若謂安都晚達微人，本宜裁抑，令名器不輕，宜有貫序。謹依選體，非私安都。」義恭曰：「若宮官宜加超授者，殷恒便應侍中，那得為黃門而已。」興宗又曰：「中庶、侍中，相去實遠。且安都作率十年，殷恒中庶百日，今又領校，不為少也。」使選令史顏樟之、薛慶先等往復論執，義恭然後署案。

既中旨以安都為右衛，加給事中，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，出興宗吳郡太守。固辭郡，執政愈怒，又轉為新安王太子詹事、撫軍司馬、輔國將軍、南東海太守，行南徐州事。又不拜，苦求益州。義恭於是大怒，上表曰：「臣聞慎節言語，大易有規，銓序九流，無取裁。若乃結黨連群，譏訴互起，街談巷議，罔顧聽聞，乃撤實憲制所宜禁經之巨蠹。侍中祕書監臣或自表父疾，必求侍養，聖旨矜體，特順所陳，改授臣府元僚，兼帶軍郡。雖臣駑劣，府任非輕，准之前人，不為屈後。京郡本以為祿，不計戶之少多，遇缺便用，無關高下。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，每陳危苦，內職外守，稱未堪依。唯王球昔比，賜以優養，恩慈之厚，不近於薄。前新除吳郡太守興宗，前居選曹，多不平允，鴻渥含宥，恕其不閑，改任大都，寵均阿輔，仍苦請益州，雅違成命。伏尋揚州刺史子尚、吳興太守休若，並國之茂戚，魯、衛攸在，猶牧守東山，竭誠撫蒞，而辭擇適情，起自庶族，逮佐北藩，尤無欣荷。御史中丞永，昔歲餘愆，從恩今授。光祿勳臣淹，雖曰代臣，累經降黜，後效未申，以何取進。司徒左長史孔覲，前除右衛，尋徙今職，回換之宜，不為乃少。竊外談謂或等成為失分，又聞興宗躬自怨懟，與尚書右僕射師伯疏，辭旨甚苦，臣雖不見，所聞不虛。臣以凡才，不應機務，謬自幸會，受任三朝，進無古人舉賢之美，退無在下獻替之績，致茲紛紜，伏增慚悚。然此源不塞，此風弗變，將虧正道，塵穢盛猷。伏願聖聽，賜垂覽察。」詔曰：「太宰表如此，省以慙然。朕恭承洪緒，思弘盛烈，而在朝俊競，驅扇成風，將何以式揚先德，克隆至化。公體國情深，保釐攸託，便可付外詳議。」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曰：「臣義恭表、詔書如右。攝曹辨覈尚書袁愍孫牒：『此月十七日，詣僕射顏師伯，語次，因及尚書蔡興宗有書固辭今授，仍出疏見示，乃者數紙，不意悉何所道，緣此因及朝士。當今聖世，不可使人以為少。今牒。』數之，朝廷處之實得所，臣等亦自謂得分，常多在門，袁愍孫無或措多，而愚意欲啟更量出內之宜，芻蕘管見，願在聞徹。選令史宣傳密事，故因附上聞，亦外人言此。今薛慶先列：『今月十八日，往尚書袁愍孫論選事。愍孫云，昨詣顏僕射，出蔡尚書疏見示，言辭甚苦。又云所得亦少。主上踐阼始爾，朝士有此人不多，物議謂應美用，乃更恨少，使咨事便啟錄公。又謝莊時未老，其疾以轉差，今居此任，復為非宜，謂宜中書令才望為允。又孔覲南士之美，所歷已多，近頻授即復回改，於理為屈，門下無人，此是名選。又張永人地可論，其去歲愆戾，非為深罪，依其望復門下一人。張淹昔忝南下，預同休戚，雖屢經愆黜，事亦已久，謂應祕書監。』帶授興宗手跡數紙，文翰炳然，事證明白，不假覈辨。愍孫任居官人，職掌銓裁，若有未允，則宜顯言，而私加許與，自相選署，託云物論，終成虛詭，隱末出端，還為矛盾。臣聞九官成讓，虞風垂則，誹主怨時，漢罪夙斷。況義為身發，言謗朝序，亂辟害政，混穢大猷，紛紜彰謬，上延詔旨，不有霜准，軌憲斯淪。請解興宗新附官，須事御，收付廷尉法獄治罪，免愍孫所居官。」詔曰：「興宗首亂朝典，允當明憲，以其昔經近侍，未忍盡法，可令思愆遠封。愍孫竊評自己，委咎物議，可以子領職。」

17 除興宗新昌太守，郡屬交州。朝廷莫不嗟駭。先是，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，姿貌甚美，有名京師，迎車已去，而師伯密遣人誘之，潛往載取，興宗迎人不覺。及興宗被徙，論者並云由師伯，師伯甚病之。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，師伯又欲止息物議，由此停行。頃之，法興見殺，尚之被繫，義恭、師伯誅，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太子項前軍長史、輔國將軍、南郡太守，行荊州事，不行。

18 時前廢帝凶暴，興宗外甥袁顗為雍州刺史，勸興宗行，曰：「朝廷形勢，人所共見，在內大臣，朝夕難保。舅今出居陝西，為八州行事，顗在襄、沔，地勝兵強，去江陵咫尺，水陸通便。若朝廷有事，可共立桓、文之功，豈與受制凶狂，禍難不測，同年而語乎。今不去虎口，而守此危逼，後求復出，豈得哉。」興宗曰：「吾素門平進，與主上甚疏，未容有患。宮省內外，人不自保，會應有變。若內難得弭，外讐未必可量。汝欲在外求全，我欲居內免禍，各行所見，不亦善乎。」時京城危懼，衣冠咸欲遠徙，後皆流離外難，百不一存。

- 19 重除吏部尚書文。太尉文沈慶之之深慮危禍，閉門不通賓客，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之屬事。興宗之謂羨曰：「公閉門絕客，以避悠悠請託耳，身非有求，何為見拒。」還造慶之之，慶之之遣羨報命，要興宗之令往。興宗之因說之曰：「先帝之雖無功於天下，要能定平凶逆，在位十一年，以道晏駕。主上紹臨，四海清謐，即位正是舉止違衷，小小得失耳，亦謂春秋尚富，進德可期。而比者所行，人倫道盡。今所忌憚，唯在於公，百姓喁喁，無復假息之望，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。若復坐視成敗者，非唯身禍不測，四海重責，將有所歸。公威名素著，天下所服，今舉朝遑遑，人人危怖，指麾之日，誰不景從，如其不斷，旦暮禍及。僕昔佐貴府，蒙眷異常，故敢盡言，願公思為其計。」慶之之曰：「僕比日前，慮不復自保，但盡忠奉國，始終以之，正當委天任命耳。加老罷私門，兵力之頓闕，雖有其意，事亦無從。」興宗之曰：「當今懷謀思奮者，非要富貴，求功賞，各欲免死朝夕耳。殿內將帥，正聽外間消息，若一人唱首，則俯仰可定。況公威風先著，統戎累朝，諸舊部曲，布在宮省，宗越之、譚金之之徒，出公宇下，並受生成，攸之之、恩仁，公家口子弟耳，誰敢不從。且公門徒義附，並三吳勇士，宅內奴僮，人有數百。陸攸之之今入東討賊，又大送鎧仗，在青溪之未發。攸之之公之鄉人，驍勇有膽力，取其器仗，以配衣宇下，使攸之之率以前驅之，天下之事定矣。僕在尚書之中，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，更簡賢明，以奉社稷之。昔太甲之罪不加民，昌邑之虐不及下，伊尹、霍光猶成大事，況今蒼生窘急，禍百往代乎。又朝廷諸所行造，民間皆云公悉豫之。今若沉疑不決，當有先公起事者，公亦不免附從之禍。車駕屢幸貴第，醉酣彌留，又聞屏左右獨入閣內，此萬世一時，機不可失。僕荷眷深重，故吐去梯之言，宜詳其禍福。」慶之之曰：「深感君無已。意此事大，非僕所能行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。」頃之，慶之之果以見忌致禍。
- 20 時領軍之王玄謨之大將有威名，邑里訛言云已見誅，市道喧擾。玄謨之典籤之包法榮者，家在東陽之，興宗之故郡民也，為玄謨之所信，見使至，興宗之因謂曰：「領軍之殊當憂懼。」法榮曰：「領軍之比日殆不復食，夜亦不眠，常言收已在門，不保俄頃。」興宗之曰：「領軍之憂懼，當為方略，那得坐待禍至。」初，玄謨之舊部曲猶有三千人，廢帝之頗疑之，徹配監者。玄謨之太息深怨，啟留五百人巖山之營墓，事猶未畢，少帝之欲獵，又悉喚還城。巖兵在中堂，興宗之勸以此眾舉事，曰：「當今以領軍之威名，率此為朝廷唱始，事便立剋。領軍之雖復失腳，自可乘輦處分。禍殆不測，勿失事機。君還，可白領軍之如此。」玄謨之遣法榮報曰：「此亦未易可行，期當不泄君言。」太宗踐祚，玄謨之責所親故吏之郭季產、女婿之韋希真等曰：「當艱難時，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。」季產曰：「蔡尚書令之包法榮所道，非不會機，但大事難行爾，季產言亦何益。」玄謨之有慚色。
- 21 右衛將軍之劉道隆之為帝所寵信，專統禁兵之，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之江效宅，興宗之馬車從道隆之從車後過，興宗之謂曰：「劉公！比日思一閑寫。」道隆之深達此旨，招興宗之手曰：「蔡公！勿多言。」帝每因朝宴，捶毆群臣，自驃騎大將軍之建安王休仁之以下侍中之袁愍孫之等，咸見陵曳，唯興宗之得免。
- 22 頃之，太宗定大事。是夜，廢帝之橫尸在太醫閣口，興宗之謂尚書右僕射之王景文之曰：「此雖凶悖，要是天下之主，宜使喪禮之粗足。若直如此，四海必將乘人。」
- 23 時諸方並舉兵反，國家所保，唯丹陽之、淮南數郡，其間諸縣，或已應賊。東兵已至永世，宮省危懼，上集群臣以謀成敗。興宗之曰：「今普天圖逆，人有異志，宜鎮之之以靜，以至信待人。比者逆徒親戚，布在宮省，若繩之以法，則土崩立至，宜明罪不相及之義。物情既定，人有戰心，六軍精勇，器甲犀利，以待不習之兵，其勢相萬耳。願陛下勿憂。」上從之。

加游擊將軍，未拜，遷尚書右僕射，尋領衛尉，又領兗州大中正。太宗謂興宗曰：「諸處未定，殷琰已復同逆。頃日人情云何？事當濟不？」興宗曰：「逆之與順，臣無以辨。今商旅斷絕，而米甚豐賤，四方雲合，而人情更安，以此卜之，清蕩可必。但臣之所憂，更在事後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，方當勞聖慮耳。」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，興宗言之不已，上曰：「如卿言。」褚圻平，函送袁顥首，敕從登南掖門樓觀之，興宗漣然流涕，上不悅。事平，封興宗始昌縣伯，食邑五百戶，固讓不許，封樂安縣伯，邑三百戶，國秩吏力，終以不受。

25 時殷琰據壽陽為逆，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。四方既平，琰嬰城固守，上使中書為詔譬琰，興宗曰：「天下既定，是琰思過之日，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弘慰。今直中書為詔，彼必疑謂非真，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。」不從。琰得詔，謂劉劭詐造，果不敢降。攻戰經時，久乃歸順。

26 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，後遣使歸順。泰始二年^[466]冬，遣張永率軍迎之。興宗曰：「安都遣使歸順，此誠不虛。今宜撫之以和，即安所蒞，不過須單使及咫尺書耳。若以重兵迎之，勢必疑懼，或能招引北虜，為患不測。叛臣釁重，必宜翦戮，則比者所有，亦已弘矣。況安都外據強地，密邇邊關，考之國計，尤宜馴養。如其遂叛，將生吁食之憂。彭城嶮固，兵強將勇，圍之既難，攻不可拔，疆塞之虞，二三宜慮，臣為朝廷憂之。」時張永已行，不見從。安都聞大軍過淮，嬰城自守，要取索虜。永戰大敗，又值寒雪，死者十八九，遂失淮北四州。其先見如此。初，永敗問至，上在乾明殿，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，又召興宗，謂休仁曰：「吾慚蔡僕射。」以敗書示興宗，曰：「我愧卿。」

27 三年春，出為使持節、都督郢州諸軍事、安西將軍、郢州刺史。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真為諮議參軍，初不被許，後又重陳，上怒，貶號平西將軍，尋又復號。初，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。珍孫子景先，人才甚美，興宗與之周旋。及景先為鄱陽郡，值晉安王子勛為逆，轉在竟陵，為吳喜所殺。母老女稚，流離夏口。興宗至郢州，親自臨哭，致其喪柩家累，令得東還。在任三年，遷鎮東將軍、會稽太守，加散騎常侍，尋領兵置佐，加都督會稽、東陽、新安、永嘉、臨海五郡諸軍事，給鼓吹一部。會稽多諸豪右，不遵王憲。又幸臣近習，參半宮省，封略山湖，妨民害治。興宗皆以法繩之。會土全實，民物殷阜，王公妃主，邸舍相望，撓亂在所，大為民患，子息滋長，督責無窮。興宗悉放罷省。又陳原諸逋負，解遣雜役，並見從。三吳舊有鄉射禮，久不復修，興宗行之，禮儀甚整。先是元嘉中，羊玄保為郡，亦行鄉射。

28 太宗崩，興宗與尚書令袁粲、右僕射褚淵、中領軍劉劭、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。以興宗為使持節、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、征西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刺史，加班劍二十人，常侍如故。被徵還都。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，權重一時，躡履到前，不敢就席，良久方去，竟不呼坐。元嘉初，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，不敢坐。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，上謂曰：「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坐，乃當判耳。殷、劉並雜，無所知也。若往詣球，可稱旨就席。」球舉扇曰：「若不得爾。」弘還，依事啟聞，帝曰：「我便無如此何。」五十年中，有此三事。道隆等以興宗強正，不欲使擁兵上流，改為中書監、左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常侍如故，固辭不拜。

興宗^ㄅ幼立風概，家行尤謹，奉宗姑，事寡嫂，養孤兄子^ㄅ，有聞於世。太子^ㄅ左率王錫^ㄅ妻范，聰明婦人也，有才藻學見，與錫弟僧達^ㄅ書，詰讓之曰：「昔謝太傅^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，今蔡興宗^ㄅ亦有恭和之^ㄅ稱。」其為世所重如此。妻劉氏^ㄅ早卒，一女甚幼，外甥^ㄅ袁覬始生彖而妻劉氏^ㄅ亦亡。興宗^ㄅ姊，即覬母也，一孫一姪，躬自撫養，年齒相比，欲為婚姻，每見興宗^ㄅ，輒言此意。大明初，詔興宗^ㄅ女與南平王^ㄅ敬猷^ㄅ婚，興宗^ㄅ以姊生平之懷，屢經陳啟，答曰：「卿諸人欲各行己意，則國家何由得婚？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。」舊意既乖，彖亦他娶。其後彖家好不終，覬又禍敗，彖等淪廢當時，孤微理盡。敬猷^ㄅ遇害，興宗^ㄅ女無子嫠居，名門高胄，多欲結姻，明帝^ㄅ亦敕適謝氏^ㄅ，興宗^ㄅ並不許，以女適彖。北地傅隆^ㄅ與廓相善，興宗^ㄅ修父友敬。

30 泰豫元年^[472]，薨^ㄅ，時年五十八。遺令薄葬^ㄅ，奏還封爵。追贈^ㄅ後授，子景玄^ㄅ固辭不受，又奏還封，表疏十餘上，見許。詔曰：「景玄^ㄅ表如此。故散騎常侍^ㄅ、中書監^ㄅ、左光祿大夫^ㄅ、開府儀同三司^ㄅ、樂安縣^ㄅ開國伯興^ㄅ宗，忠恪立朝，謀猷宣著，往屬時難，勳亮帷幄，錫珪分壤，實允通誥。而懇誠慊訴，備彰存沒，廉概素情，有絜聲軌。景玄^ㄅ固陳先志，良以惻然。雖彝典宜全，而哀款難奪，可特申不瞑之請，永矜克讓之風。」初，興宗^ㄅ為郢州^ㄅ府參軍^ㄅ，彭城^ㄅ顏敬以式卜曰：「亥年當作公，官有大字者，不可受也。」及有開府之授，而太歲在亥，果薨^ㄅ於光祿大夫^ㄅ之號焉。文集傳於世。

31 景玄^ㄅ雅有父風，為中書郎^ㄅ，晉陵太守^ㄅ，太尉^ㄅ從事中郎^ㄅ。昇明末卒。

32 史臣曰：世重清談，士推素論，蔡廓^ㄅ雖業力弘正，而年位未高，一世名臣，風格皆出其下。及其固辭銓衡，恥為志屈，豈不知選錄同體，義無偏斷乎。良以主闇時難，不欲居通塞^ㄅ之任也。遠矣哉！

←056 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

目錄

058 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→



🌊 籍海淘浪是什么

「籍海淘浪」是一个将古籍中的专有名词标注出来，使文本更易读，并希望依靠大家的慧眼，将主题鲜明的片段摘录出来，让更多人发现古籍之「有料、有趣、有用」的平台。

一个已标注专词的古籍文本库：籍海淘浪定期发布精校、已标注专词的古籍，并提供划词字典、划词维基等工具。利用专词、词典、维基，读者无需注释、译文，即可比较流畅地阅读，不再有「瞻前顾后」、被干扰阅读的烦恼。

一个面向话题的笔记创作、分享社区：籍海淘浪提供了易用的工具，方便读者创作摘录笔记：拖选文本 + 点击「划线」按钮即可快速收藏文本片段；有所感时，只需拖选相应文本，填写标题、标签、评注，即可发布一篇主题摘录，并可在摘录页面与同好互动讨论。您还可导出自己的收藏和创作，留作方便温习、分享的笔记本。

🌊 以下功能仅线上版本可用

- 划词查字典、查维基；
- 点击专词，获取纪年、帝王、政权详情的历史信息面板；
- 全部关键词统计，关键词跳转、导航浏览；
- 片段收藏、做摘录笔记、主题讨论；
- 文档、段落热力标识，源出、衍生、事论等关系的文档网络；
- 个人阅读管家；
- 文本修订工具；
- 标注修订工具，可纠正标注的错、漏，并提交新标注；
- 全文繁简转换；
- 提交文档需求、功能需求、意见建议等；
- 更多待你发掘……

🌊 发现『有趣、有料、有用』的古籍 🌊

